

萌芽



精华本

50 NIAN JINGHUABEN · 纪实文学卷

青春骚乱

Qingchun Saoluan

草婴

胡万春◎等著

肖复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MENGVA 50 NIAN JINGHUABEN

萌芽50年精华本

纪实文学卷

草婴 胡万春 肖复兴◎等著

青春骚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骚乱/肖复兴等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4

(《萌芽》50年精华本. 纪实文学卷)

ISBN 7-5391-3361-9

I. 青… II. 肖…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6419号

青春骚乱/草婴、胡万春、肖复兴等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特约编辑 蔡贤斌

刘碧蓉

装帧设计 贾 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80mm 1/16开本

印 张 21

字 数 400千

书 号 ISBN 7-5391-3361-9/I·856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萌芽》杂志社留言

为纪念萌芽杂志创刊50周年,本刊编选了创刊以来历年的优秀作品并结集出版,命名为《〈萌芽〉50年精华本》。目前所选编目著作人多数已经与本刊取得联系,部分未取得联系的,我们已经将稿酬转到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上海办事处,特在此公告,望作者以及读者朋友们互相转告!同时感谢广大萌芽作者和读者朋友们对本社的支持!

上海办事处地址:上海市绍兴路5号 邮编:100020

电 话:021-64370148,021-64370176 转 8305

传 真:021-64332452

联 系 人:包老师

萌芽杂志办公室电话:021-54032567

萌芽杂志社地址:上海市巨鹿路675号萌芽杂志社办公室 邮编:200040



目录 CONTENTS

(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

总序:50 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1)
草原上的挤奶工	王子述(3)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边上	索科洛夫文
.....	草婴译(8)
聂银初	扬 波(13)
共产主义的曙光	晓立 胡万春(19)
共产主义的火花	唐克新(26)
碧海鸿雁	韩 磊(35)
在杨家岭的顶峰上	周 竞(42)
芦荡火种	刘 飞(48)
揭开白蚁王国的秘密	于炳坤(57)
冰峰雪莲红	何启治(65)
国宝	谭 楷(74)
冰海沉船	吴民民(96)
江东一奇男	朱大建(113)
中学琼瑶热	肖复兴(124)
青春的骚乱	罗达成(133)
中国的吉卜赛部落	朱幼棣(144)
与世界共老	陆幸生(163)
上海 S. C 总部在波士顿	朱全弟(174)

目录 CONTENTS

上海的水上之门	齐铁铮(190)
出国热:迅速缩小的世界	钱勤发(204)
敲门人的心	童孟侯(232)
疯狂的海洛因	胡展奋(242)
南京路:那里发生着什么	王唯铭(277)
钢琴之才郎朗的成功之路	刘元举(293)
华盛顿:韩战纪念碑	江 浩(302)
“男生到哪里去了”	栾 炜(313)
课桌上的舞蹈	祁 潇(318)
80 年代的生活写真	言 言(325)
“香港一定得”	江 迅(328)





50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

《萌芽》50岁了，依然还是萌芽。年轻的血液奔涌，使得《萌芽》永远年轻。

《萌芽》杂志创刊于1956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第一任主编哈华在创刊词中说：“我们选择了‘萌芽’作为刊物的题名，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就是代表着新生的意思；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26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刊物叫做‘萌芽’，当时正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办刊物，编丛书，搞文学团体，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青年一代，‘萌芽’正是其中的一个工作。我们目前迫切的问题，正是要培养出大群文学的新战士，一批一批地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我们选择了‘萌芽’，正是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文学青年的精神；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种鼓舞和鞭策。”

50年来，《萌芽》一以贯之地按照创刊时确定的宗旨办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年轻作家在《萌芽》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并以此为起点踏上文坛。不久前去世的优秀作家陆文夫的代表作《小巷深处》就发表在《萌芽》1956年11月的下半月号。

196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纸张供应困难，《萌芽》被迫停刊，至1964年1月改为月刊复刊；1966年8月又因“文化大革命”再次停刊，至1980年1月复刊至今。在第二次复刊以后的25年里，中国文学界新涌现的优秀作家几乎都在《萌芽》留下了他们最初的足迹，这使我们感到骄傲。

1996年1月，基于时代的变化，《萌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版，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提高青年人的文学素养，占领文化市场。改版至今也已经整整10年了，实践证明这次改版是成功的，《萌芽》杂志的发行量稳定在50万份上下，创造了《萌芽》历史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为了纪念《萌芽》创刊50周年，我们选编了“《萌芽》50年精华本”，集中展示《萌芽》50年来发表的优秀作品。这套精华本分“小说卷”四本、“纪实文学卷”一本、“散文诗歌卷”一本，内容均按作品发表年代编排。从中，可以读出社会50年流变的轨迹。我们把这套书献给50年来关心和支持《萌芽》的读者们。你们有的可能已经进入老境，有的还正当盛年，也有的今天还正是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几代人曾经关注过的一本刊物，就是依靠了你们的支持，才得以保持青春活力。

巴金先生曾经在《萌芽》创刊号上撰文《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他说，“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50年来，历任《萌芽》的老编辑们，就是按照巴老的要求，默默地、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这个园地；我们也会继续像老编辑们一样，继续为“萌芽”培土、浇水、施肥，让文学的园地蔚然成林。

感谢50年来为《萌芽》贡献了心血的老编辑们。

感谢50年来供养了《萌芽》的读者们。



总序 ZONGYU 50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



MENGVA SONIAN JINGHUADEN

草原上的挤奶工

王子述

—

赵素君坐在从海拉尔开到呼伦贝尔草原国营牧场去的汽车上，车上都是新从各地招来的挤奶工，大家在车上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虽然是春天三月的天气，大草原上仍然很冷，冰雪一点都没融化。从车上望出去，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不到边。汽车在雪地上飞驰着，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痛。虽然大家都带着皮帽子，也不顶事。

草原上的一切景色，对在乌兰浩特市长大的赵素君都是新鲜的。这样辽阔无边的原野，汽车可以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随意奔驰，用不着找道路走；像蘑菇一样的蒙古包，在草原上散布着；更使她兴奋的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牛羊群和一群群的黄羊子。这一切，使她心情激动，幻想着不多时就要到达规模浩大的国营牧场，她可以像画片上苏联农场的女工一样，用机器来挤牛奶……

她正在想着的时候，汽车突然停住了，司机招呼大家：“到了！请下车吧！”赵素君听了，头一个跳下车去。往前面一看，什么都没有，仍是一片风雪茫茫的原野。她禁不住回过头问：“这是什么地方？牧场在哪儿？”

“这里就是咱们的牧场，房子在雪底下呢！”

赵素君顺着司机伸出的手指看过去。就在跟前有一排地窖，窖顶比平地不过高一两尺。大雪盖满了窖顶，和地上的雪连成一片，若是不留心真看不出那是房子。地窖里的人听见汽车声音，都跑出来欢迎新同伴，帮助她们拿东西，分别把她们领进地窖里。

她进入地窖一看，里边并没有炕，大家就地上铺着被褥睡觉。窖里的气温



很低，墙上结着很厚的一层白霜。她虽然穿着棉鞋，脚还是冻得不行。

到了夜里，赵素君住的那个地窖里点上了油灯，大家围着火盆谈天。外边大风雪刮着，呼呼直响，只要一开门，油灯就会被大风吹灭。草原的夜晚虽然寒冷，但是人们的心上却比火盆还要炽热。大家兴奋地谈着将来的工作。这些未来的挤奶工当中，要算赵素君年纪最大，其他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有的姑娘过去放过牛群，已经有挤奶经验，就谈着挤奶的方法。一个年纪很轻、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顽皮地问赵素君：

“你，就要成挤奶工了！你说说牛有几个奶头？”

“两个奶头呗！”

姑娘们听了全都吃吃地笑了起来。别人插嘴说：

“赵素君，你给打了个对折！真是城里的小姐。”

赵素君的脸本来就冻得通红，现在更羞得变成紫的了。她心里开始不安起来：“我怎么能当挤奶工呢？连牛有几个奶头都不知道。”她又想着在乌兰浩特报名的时候，自己保证过：“要好好在草原上工作。什么不懂就学什么，有啥了不起呢？”这样一切想好之后，她就安心地睡去了，在她洋溢着少女活泼神情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二

休息了两天以后，新的挤奶工都被分配去挤奶了。赵素君头一次被分配到的是一头乳牛。牛，她是看惯了的，但这次她却感到牛是那么大，像是准备随时就要咬她踢她似的。她站在牛面前，好半天不敢走近它。可是她想：“害怕不行啊！不到牛跟前，怎么能当挤奶工呢？”她壮起胆子走到牛跟前，刚伸出手去摸牛奶头，牛冷不防一抬腿，她以为牛发火了要踢她，吓的往后一闪，就摔了个筋斗。这时，她爬了起来，看见牛并没有生气，才定下心来，再走近牛身旁，刚要去摸奶头的时候，牛躲开了。这次她倒不怕了，几次地走到牛身旁，最后终于使牛驯服地不动了。她放下小凳子，准备坐下来挤奶，忽然牛尿起尿来，一股难闻的牛尿气钻进了她的鼻子。她立刻就呕吐起来，吐的头发昏，身子一点劲也没有，头一次做挤奶工，就没挤成奶。

赵素君委屈地回到宿舍里，心酸得要掉下眼泪来。她想起家庭，想起爱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回乌兰浩特去。

这时，她又想起了刚到这里时牧场领导对她讲的话：“别看挤奶这活儿不算回



事，咱们这牧场的牛乳，全国的食品公司都等着呢。现在用人工挤，将来嘛，就用机器，跟苏联老大哥一样。”

赵素君左思右想：“什么活儿头一次不碰钉子呢？干吗！”她拿出自己的力量，又重新去挤奶。

现在她见到牛不害怕了，也敢摸奶头了。可是，她挤奶还不熟练，挤一次只能挤出一点点，奶水还顺着胳膊往袖筒里流。天气寒冷，一会儿奶汁就结成了冰，没等她把奶挤完，手冻的就像冰棍儿一样。她想把手缩到袖筒里，里面奶汁把衣服浸湿了，手伸进去像伸手在冰箱里。后来她想出个办法，把手放到牛的大腿窝里，贴着毛放一会，把手焐暖再挤奶，这样干了一天，一头牛挤出了三公斤奶。可是一听这头牛可以挤出十公斤以上的奶，她又气馁了。

她恨这条牛为什么不好好让她挤奶。她觉得牛也跟她捣乱，挤奶时看着牛就生气，牛一动弹她就像狠心的妈妈一样，骂它、打它，说：“你不乖！不好好让我挤出奶，我就打你！”

旁边的姑娘们看着她对牛又打又骂，都觉得好笑，就跑过来帮助她。一个小姑娘笑着对她说：

“这不怨牛！喏，我挤给你看！”

果然小姑娘一挤，牛乳像水一样，顺着她的手势一松一紧地不断地涌出来，流到铅桶里。

她重新鼓足了信心，不断向会挤奶的姑娘请教，别人挤时她细心观察她们怎样按摩牛的乳房，手指怎样使劲。自己挤法还不对时，她就让人把手教她。渐渐地她掌握了挤奶和饲牛的方法。三个月后，她挤的奶已经够上标准，原来她只能饲养一头牛，现在她一个人能饲养六七头牛了。

草原的夏天来到了！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呼伦贝尔草原，就像碧绿的大海，夏风吹来，草就像海浪般起伏。小鸟歌唱着，成群的牛羊在草地上吃草。赵素君感到草原真是美丽的地方，哪儿也比不上这里好。到了夏天，草原越来越美丽，也带来了新的困难。地窖里闷热的像个灶头，不能住人，只好搭了帐幕和席篷住在草原上。那时牧场没建牛舍，都是在露天挤奶。挤奶时常常头顶着大雨，脚踩着稀泥，挤奶坐的小板凳放在泥上，一坐就完全陷进泥里，和坐在泥坑里一样。晴天呢，除了太阳像炉子似的烤着不算，更厉害的是草原的蚊子又多又大，除非你不露肉，哪儿露肉就叮的又痒又疼。

但是，现在这些困难动摇不了赵素君热爱草原的心。几个月的草原上的工作，使她长得又壮又胖，坚实得像钢铸的一样，不管大风大雨，还是大太阳，她始终



在草原上饲养着牛，或者蹲下来挤奶。现在她最喜欢听到牛乳化学工厂装奶汽车的喇叭声音。每当汽车开进牧场，响着喇叭的时候，她就愉快地跑出去，自己提着亲手挤出的满桶牛奶，往车上的盛奶箱里倒。这时，她心里甜滋滋的，看着雪白的牛奶在盛奶箱里荡漾，就像看见喝着鲜牛奶的人向她微笑。她感到每天这个时刻是她最幸福的时候。

不过，赵素君这时心里还有个疙瘩，就是对她爱人还放不下心。来这里的时候，虽然他同意了，可是如果晓得自己每天围着牛屁股转，扫牛粪，挤牛奶，一身奶腥气，他还会爱她吗？因此每次给她爱人寄信时，她都没有讲自己的具体工作，怕爱人看不起她。

就在这时，他爱人却来了封信，说：“我从别处了解到你现在的工作，你的工作是辛苦的，我真钦佩你能这样的艰苦劳动！你是优秀的团的好女儿，是我最理想的爱人……”

她拿着这封信，站立在草原上，感到了自己的亲人和同志紧密地站在她的周围，帮助她，鼓励她，给了她无限的力量。

三

九月的秋风掠过了大草原。牧场一天天比从前扩大了，四处都紧张地在搞基础建设。汽车不断地向这里输送建筑材料，草原上盖起了新的牛舍和住宅。赵素君和她的同伴每天看着建筑工人紧张施工，就像看到自己家里盖新房一样，指指点点，快乐得像发狂的小牛犊，直乱跑乱蹦。

冬天她们就迁进了新的场址。赵素君觉得工作、生活越发变得幸福了，对她更富于吸引力了。她们将住进光线充足的宿舍里，挤奶现在也是在高大的工作室里，连牛都将住上新的牛舍。场里的文娱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赵素君觉得这里比家里还要好，她常常说：“我有了个新家，就是牧场！”

赵素君把牧场看作自己的家，一天到晚她心里就想着乳牛、产乳量……在休息的时候，人们都看到她在专心研究着记有苏联饲牛、挤奶经验的小册子。

现在，赵素君一个人已经可以饲养十来头乳牛了，而且能把这些牛的奶全部挤出来。她回想起过去看见牛尿就恶心，挤不出奶来拿牛出气的事，自己又难为情又觉得好笑了！现在她是全场驯服倔强乳牛的专家，不论怎样倔强的牛，到了她手里就驯服地让她挤奶。她就像幼儿园耐心的保育员一样，轻轻地给牛搔痒痒，给它洗身，像哄小孩子似的轻轻拍着牛背，倔强的大牛就像最顽皮的孩子，在她



慈爱的爱抚之下，乖乖地听着她的话。

温和和细心是赵素君驯牛的特点，乳牛就是她心爱的宝贝，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它们。有一次，她心爱的242号乳牛产奶量突然逐渐下降了，兽医检查并没什么病，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就几天几夜不睡觉，细心观察它在喝水吃草时的情况，发现它喝水，先用舌头舐好半天才喝，因此等它要喝水时，别的牛把水都喝完了，它每次水都喝不够，所以产乳量就下降了。赵素君找出原因以后，就另外打水给它喝。242号乳牛喝足了水，产乳量又恢复了。

四

1956年3月，正是赵素君来到草原上的一周年。这一年当中，她从城市里一个普通姑娘，已经锻炼成了草原上优秀的挤奶工，草原上风雪的冬天和炎热的夏天没有把她吓倒。特别在这几天当中，她分外感到高兴，因为党接受了她的申请，就在工作一周年的日子，被批准了为中共候补党员。

党把信任和荣誉都给予了她，接着她被提名为农牧系统的先进生产者，作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代表，参加了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先进生产者大会。

赵素君从海拉尔坐上开到关内转到呼和浩特的火车。因为从海拉尔到呼和浩特的列车要在北京换车，她先到了北京。当列车驰近北京车站时，赵素君的心激动地跳了起来，脸上兴奋得发出红光。她凭着车窗，凝视着壮丽的北京，看着那些高楼大厦，她想毛主席住在哪座房里呢？他老人家在哪里办公呢？她幻想着这列火车最好能从毛主席办公的窗外走过。

她默默地心里说：“毛主席！是您把我从一个贫苦的女孩子变成了先进生产者，我将要永远听您的话，在草原上饲养着千万头牛，要挤出像河水那样流不尽的牛奶！来报答党和您对我的培养！”

原载《萌芽》1956年第5期



MENGVA SONIAN JINCHUABEN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边上

索科洛夫 文 草婴 译

在春天涨水的时节，顿河显得雄壮而美丽。今年^①的春天很长，顿河的水就有三次冲上河岸，泛滥到低洼的草地上，把那些洁白端庄得像新娘子的小白桦，几乎淹得只露出树梢。当河水退落的时候，在维约申斯克村对面的河湾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沙岬——一大块土壤和砂岩，纠结着无数树木的根茎，向前伸展出来，在洪水前面并不畏缩，也不离开它那出生和呆过多年的地方。在生活里也是那样的：一个独特完整的性格，在时间的压力下，只会变得更加坚强。

在顿河的河岸上，紧挨着峭壁——那里河水仿佛不大乐意似的懒洋洋拐了个弯，抛下维约申斯克村流去——有一所房子，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就住在里面。

前几天，区里的报纸报道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作家肖洛霍夫，关心他的选民们的需要，要求罗斯托夫的‘红海军’工厂，加速为维约申斯克村人造一只汽艇。造船工人们就以提前完成这一定货来作为回答。新的渡河汽艇命名为‘快速号’。作家为了答谢造船工人们，寄给工人图书馆一包礼物——四卷最新版本的《静静的顿河》，书上还有亲笔题字：‘红海军’工厂全体人员存！同乡人肖洛霍夫赠。”

那张报纸只是没有提到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汽艇造好的时候，造船工人们冒

^① 本文发表在1955年5月24日的《文学报》上，也就是肖洛霍夫五十寿辰的那一天，因此这里是指1955年。



险地给它题了个名字“舒卡尔老爹”。可是，维约申斯克村的领导者们反对这个轻率的行为，他们打电报去要求改用一個在他们看来比较正经、比较理想的名字：“快速号”。罗斯托夫的工人们同意照改，可是那几只挂在“快速号”船舷上的救生圈，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仍旧留着肖洛霍夫书中这位主人公的名字。

有一次肖洛霍夫乘汽车从米列罗伏回来。车子追上了一位老妇人。

“停一停，费嘉，咱们带老妈妈一程吧。”

他们把老妇人带上了，继续向前驶去。

“你上哪儿去啊，妈妈？”

“可不近哪，找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去……”

“有事去的吗？”

“我要找儿子去。战争爆发以来就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任何文件，他们又不付抚恤金。我到社会保障局去过，也曾经写信到省里问，他们批复说：‘没有文件不能照办’……”

汽车开到了卡沙里镇。

“嗯，妈妈，肖洛霍夫就是我呀。文件的问题，我们会帮你解决的，现在咱们一起到区执委会去写个申请书，办个手续就是了。你也不用跑这么多路了，办好手续搭车回家去吧……”

他们走进区执委会里，写好申请书，等到了一辆对面开来的汽车，免得老妇人一步一步走回来列罗伏去。不久就有一封信寄到维约申斯克村来：“谢谢你，好儿子，文件他们找到了，如今我已经在领抚恤金了。你信守了你那当代表的诺言……”

这件事是不是完全像讲的那样，我不知道。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另外一个事实：通过好多日常司空见惯的实例，老乡们相信肖洛霍夫的行为就是如此。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讲述这一类故事的时候，总是有声有色，巨细无遗，仿佛每人都亲自在场，并且亲眼看到了一切。他们讲的时候，脸上露出衷心的（肖洛霍夫会说“善良的”）微笑，常常还含有真诚的惊讶，好像在问：“嗨，难道您不知道吗？您没有看到吗？”他们还会告诉您：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怎样驾车去钓鱼和打猎，他怎样在自己的花园里工作，怎样用男高音唱着“我独个儿走到大路上”，或者古老的哥萨克民歌：

在银色的波浪下，
在金色的沙滩上……



不论给您讲述的是什么人——是那个曾经教米沙^①最初几个字母，如今在领养老金的老教师姆雷兴，或是曾经梦想把那个伶俐的小伙子招到铁匠铺里当助手的老铁匠克拉姆斯科夫，或是肖洛霍夫的打猎同道，看门人华夏耶夫——每个人都会补充说：“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对他来说人人都是一样的……”

肖洛霍夫家的栅门永远为一切人打开着。在围着绿色垣墙的宽大的私人住宅里，身兼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作家，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在创作上，他跟老乡们过着同样勤劳的生活。收获的情况，区立医院有些什么需要，如向斯大林格勒订购的拖拉机，不知什么缘故没有在播种以前送来——这些事情都用不着向肖洛霍夫去讲，因为他非常熟悉当地的事情和问题。如果区里有什么东西采用肖洛霍夫的名字——这就不光是表示对一个著名人物的尊敬而已。

肖洛霍夫街——在这条街上的每个十字路口，从村子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如今都竖立着流淌着清澈可口的泉水的龙头。但在不很久以前，本街的居民还跑到顿河上去打水，并且用这样的水来烧粥，当然也就有在粥里发现牡蛎的危险，正像舒卡尔老爹一度出过事那样^②。自来水——这是维约申斯克村人多年来的梦想，而肖洛霍夫为了执行选民们的这个委托，曾经花了不少力气。

肖洛霍夫集体农庄——在最近一次区的党代表大会上，身为代表之一的肖洛霍夫，为他的选民们说了不少辛辣的话。他批评苏维埃在选拔干部上不加慎重考虑，对老人们的忠告和经验不愿好好利用，以及领导人们的缺乏主动精神。当时肖洛霍夫还提到有一项收入不该被忘记，那就是养火鸡。他说：“有人说火鸡是一种很难伺候的家禽。不过，有时候妻子也很难伺候，可是我们并不因此把她们抛弃……”

事情不是谈谈就算了。开完会以后不久，肖洛霍夫跟集体农庄主席科索诺日金一起坐在农庄远景计划图的前面，争论着，探讨着真理。如果谁以为所有这些当代表的社会工作都是轻而易举的，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激动，没有冲突，没有严厉的斗争，那就未免太天真了。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并不放弃利用肖洛霍夫的威信——从给落后的生产队“打气”开始，到私人访问部长为止。但有的正巧相反，他们想遮住“多余的”耳目，就说：哼，叫他光写写书，别来干涉我们的事吧。然而，老乡们之所以觉得肖洛霍夫可亲，正因为他把群众的各种重大问题

① 米沙是肖洛霍夫的小名。

② 事见《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第三十八章。



放在心上，看作自己切身的义务，并且不用人家提醒就把事情干到底。因此在这里大家都不叫他的姓，而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有一次在谈话中肖洛霍夫说：“在埋葬了自己的妈妈以后，我依恋任何一个做母亲的人……”在不久以前所发表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新篇章里，有一个地方作家把他无限热爱的两个形象——顿河草原和母亲——合而为一了：“……浴过淫雨的草原，郁郁苍苍，在阳光下显出一派诱人的美景！草原如今仿佛一个正在哺乳的年轻母亲——异常美丽娴静，稍稍有些倦意，但全身都洋溢着一种母性的优美、幸福而纯洁的微笑。”作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作家经常收到许多做母亲的动人的来信和要求——她们跟他商量事情，请求帮助，申诉人家对劳动妇女的不够关怀。不是每一个要求都是合情合理而可以满足的，但是每一个母亲都能收到作家的坦白、详细和——最主要的——恳切的回信。当地的人们说：“没有一个人他不接待，没有一封信他不回答。”

罗斯托夫的作家阿拿多利·卡理宁，有一次说过一句话，在评定那作为公民和作家的肖洛霍夫的主要特征上，恐怕要算最确当了。他说，肖洛霍夫的主要特征是“太阳一样地热爱人们”。这种爱贯穿着肖洛霍夫的发言和私人通信，这种爱好好像金刚石，在他的作品里闪出万道光芒。正因为这个缘故，好多人，特别是他的同乡们，觉得很难把他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跟那些在生活上受他热情照顾的熟识的同村人区别开来。不很久以前死了一个老头儿，新闻记者轻率地把他称为舒卡尔老爹的原形，并且认为他生前因此常常在各个集体农庄大会的主席团上占了荣誉座。

你应该到维约申斯克村去一次，去看看散布在顿河岸上的那些在过节^①前夜刷得雪白的村舍，去了解一下这儿的“偏僻的”集体农庄、集体渔场、集体林场、拖拉机站的紧张生活，听听哥萨克女人豪放的歌声，看看村中姑娘们热烈的排球比赛和黄昏时分篱笆旁对对宁静的情侣，也许你还应该看一看维约申斯克中学十年级甲班女学生玛莎·肖洛霍娃^②的作文簿（“清早带一本书坐在树阴下的草地上，听杜鹃鸟怎样在隔河的远处鸣叫，公鸡们怎样在村子里互相呼应，这是多么幸福呵……你走到顿河旁——在那像镜子一样平滑的河面上，倒映着对面陡峭的岸上的树林。日出的景色又是多美呵……”）——这一切你至少得看一次，认识一下，这样你才能想像，肖洛霍夫怎能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新篇章里，那么轻

① 指庆祝肖洛霍夫的五十寿辰。

② 大概是肖洛霍夫的女儿。